

再論元代帝后像

陳韻如

嘉慶二十年（西元一八一五年），嘉慶皇帝下令將南薰殿所藏歷代帝王編入《石渠寶笈》，並由胡敬等翰林文臣入內觀覽藏品。觀覽之際，有人看到元代皇后圖像上的冠飾，驚訝不已，說是「見所未見」。胡敬曾留意相關文獻，遂當場說明大略，後來更受命對這些帝后圖像加以考證。翌年冬，胡敬完成《南薰殿圖像考》。胡敬所見的這一批歷代帝后圖像，現今多數典藏在本院。所謂「見所未見」的元代皇后冠飾，正出自本院所藏〈元代帝后像〉，現有部分作品正在陳列室二一〇展出。

歷代帝后圖像是清宮舊藏之一，原與聖賢及功臣圖像儲藏在內務府庫中。乾隆皇帝對這批圖像，尤其是帝后及聖賢圖像十分重視，命人補綴、裝潢之外，特別在宮內建築南薰殿來安藏。嘉慶皇帝命胡敬撰寫《南薰殿圖像考》，標誌清宮圖像整理工作已告完成。關於乾隆皇帝整理歷代帝王圖像的政治、文化意義，已有學者詳細討論，這裡不再贅述。（註一）應

該指出，第一、歷代帝王圖像是隨中國朝代的遞嬗而代代相繼承，由宋而元、而明、而清，那麼，不同朝代如何看待所接收的歷代帝王圖像，是一饒富興味而尚乏比較研究的課題。第二、清宮舊藏歷代帝王圖像並非全部都被移藏到南薰殿，移藏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第三、有些朝代的帝王圖像，例如遼金二朝，可能並無遺留，乾隆皇帝並未命人加以繪製增補，試

圖建立一套完整的歷代帝王圖像體系。要之，環繞歷代帝王、后妃、聖賢、功臣圖像，課題不少，值得深究。這篇短文僅擬對本院展出中的元代帝后圖像提出幾點粗淺的觀察。關於歷代帝后圖像的課題，除從肖像畫傳統的考察分析之外，近年針對畫像使用脈絡的儀式研究也有豐富成果。以元代帝后畫像而言，有從畫風技巧討論蒙元時期來自尼泊爾的影



元代帝半身像冊 元太祖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元代帝后半身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 明代帝后半身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各像題籤。」說明左幅文字的書寫時間應在胡敬觀覽記錄之後，若再依成書於嘉慶二十一年（一八一六）的《石渠三編》，其已完整記錄現存左幅文字，可推測這些文字書寫於嘉慶二十至二十一年（一八一五）一八一六之間。

至於「后像」，現存題籤所記皇后名諱同樣採新訂蒙古語譯詞，但書寫年代則可能較早於帝像的左幅題字。依胡敬的紀錄〈元代后像一冊〉是十六對幅，同樣是「左空幅」的裝潢方式，共計有十五位皇后像。胡敬當時已經見到各開籤題文字，並加以

紀錄，其內容文字與目前所見相同。但是，經查對《石渠三編》，〈元后像〉則已經改為「八對幅」，後才又引用胡敬《南薰殿圖像考》內容，用以考證皇后姓名，並說明冠飾。如此也能說明，現存「后像」改為左右幅各一畫像（全冊八開）之裝潢年代，

本院藏元代帝后像，分為〈元帝半身像〉（帝像）（圖一-1）、〈元帝后半身像〉（后像）（圖一-2）兩冊。「帝像」共八開，右幅為畫像、左幅書寫帝王名諱、在位時間，計有八幅皇帝半身像。「后像」也是八開，但前七開左右各二幅、最後一開僅有右幅，共計有十五幅皇后半身像。（附

（圖二-1）從內容順序而言，元代與宋代一樣，都是將帝后分為兩冊（圖三）；但是明代則是帝后左右相對二幅同開。（圖四）據目前所見現況，宋、元、明帝后半身像的組合編排方式並未一致，或許說明清宮當時雖裝潢重修帝后圖冊，但似未大幅更動各

冊的編排順序以追求系統化格式。元帝后像冊中現存畫像並未涵括《元史》所列元代帝后，推測已於流傳之際散佚。「帝像」各開左幅所書文字撰寫者不詳，但其所使用的蒙古譯語，例如元太祖名諱「特穆津」、元太宗則是「諤格德依」、元世祖為「呼必賚」等（圖五），實與乾隆朝新訂蒙古語譯詞用字相同，應是清人所書。（註三）據胡敬《南薰殿圖像考》記「元代帝像圖一冊。……左空幅。

響，或依文獻推敲可能的繪製畫家；亦有由使用脈絡考慮畫像的功能，或透過元代史料的考證分析提供新的研究視野。（註二）在這些新觀點的刺激下，對本院所藏帝后像的掌握也應從不同面向思考。

表一、二）兩冊裝潢相同，封面覆以明黃色素綾，各有籤題「元朝帝像乾隆戊辰年重裝」、「元后像乾隆戊辰年重裝」，內頁周圍皆是連枝番蓮花紋黃綾。（圖二-1）其與院藏宋帝后半身像冊的裝潢色調相近，但與明代帝后像冊封版的裝潢色綾並不相同。



圖一-1 元朝帝像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一-2 元朝帝像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-1 元太祖半身像 封版裱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-2 明太祖半身像 封版裱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八 元世祖、元世祖后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九 元 劉貫道 畫元世祖出獵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顯示出二畫像與其他畫像的明顯差異。這類畫像表現重點的差別，說明了全冊雖可能是同時製作，但因原御容畫樣的重點即已有不同。這也顯示著本院畫冊各幅的成立年代雖可能相近，但仍保留著各自不同的御容畫樣祖本之特色。此外，學者也指出北京

國家博物館另藏一件元太祖像，其與本院畫像面容形貌相近，尺寸也無差異，推測是屬小型御容畫像之一。（註四）據此，也能說明皇家成員的御容畫樣應有一祖型，只要御容祖型被確立之後，即具備著相當的延續特性。元世祖像與本院藏〈世祖出獵圖〉（圖



圖六 元太祖像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七 元世祖像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在此組元代帝后像冊之中，元世祖忽必烈與其皇后像經常被舉出為研究對象，被推測或許出自尼泊爾畫家阿尼哥。經仔細比對，各開畫像的絹質大略相近，是否屬不同時間之作尚難定論。不過，從各畫像的容貌表現模式而言，元太祖、元太宗、元世祖等，各畫像皆具有獨特的面容特色；說明各開在畫法上雖有相通，但對部分細節的強調重點則略有不同。元太祖像（成吉思汗）的眼部與其他畫像皆不同（圖六），且十分講究描繪的細節，所戴皮帽的毛料質感都有交代之外，即使灰白鬚鬚也有清晰細節。而對於畫中臉部立體陰影的強調上，元世祖像的處理不太仰賴線條（圖七），多是透過設色染烘加以表現立體凹凸。此外，元世祖帝后二像的眼睛於臉部所佔比例皆較小（圖八），

元世祖皇帝
即色辰諱呼必魯濟宗第四子在位三十八年起
宋理宗景定元年庚申終於元貞三年乙酉

圖五 元世祖像 左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應該就是胡敬觀看南薰殿圖像以後到《石渠三編》成書期間。很顯然在嘉慶二十至二十一年之間，或許是編纂《石渠三編》的一些後續整理工作之需，促成這些針對元代帝后像的裱裝調整。



圖十一 元代后妃太子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不能排除此一元文宗太子像或許正是散佚的一開。尙剛曾據本院帝像冊中有元文宗像，推測此冊必然製作於順帝撤去元文宗廟神主之前，亦即是

至元六年六月以前。這一推論建立於將元文宗畫像屬最晚之作，更且，以現存狀況而言，若將〈元代后妃太子像〉冊作為增補帝后像內容參考，其

中既存有文宗太子像，亦不能排除繪製此類御容的可能時段是於燕帖古思過世之後。帝王過世之後，御容的呈定可以元英宗為例：《元代畫塑記》



圖十 元寧宗、后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至於本院畫冊最晚製作時間的考察，學界意見仍未一致。現存畫冊保有即位較晚的元寧宗與其后像（圖十），或可作為繪製時間區段的判斷參考。按《元史》（本紀卷三七）至順三年（一三三二）十月寧宗立，但七歲的元寧宗在位五十餘天即崩逝，次年四月祔於太廟，畫像呈孩童形貌。推測元寧宗御容，最遲也應在其影堂於至正十四年（一三五四）建成之前完成製作。至於元寧宗答里也忒迷失皇后的相關資料有限，《元史》后妃傳雖稱其於至正二十八年（一三六八）崩，但卻未有其他記錄，此疑點現仍未解。（註五）對於繪製時間的考慮仍有重重難題無法突破，不過，另外還值得考慮北京故宮



圖十二 太宗太子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所藏〈元代后妃太子像〉（圖十一）的作用。依據余輝研究指出，該冊與本院所藏元代后冊的畫像臉容多數相似，但該冊用筆較疏放，余輝認為是明人摹繪成果。（註六）〈元代后妃太子像〉共有十三幅畫像，十一幅為皇后像，另有兩位親王太子像；其中一位雅克特古思即《元史》（本紀卷四十）所記文宗太子（燕帖古思）（圖十二），也正是元文宗后曾意圖推舉為接替順帝的後繼人選，但於至元六年（一三四〇）六月被放逐高麗後，不久於同年七月過世。此套畫冊中的文宗太子像，應是其過世後的形象御容，雖與元寧宗的形貌表現模式相近，但眼睛更為圓大。既然此套后妃太子像內容多數摹自本院的后像，

九）的形貌亦有近似之處，雖該畫至正十七年（一二八〇）劉貫道款題曾被質疑，但以元世祖御容樣式而言，卻非無據。簡言之，本院所藏帝后圖冊雖可能並非御容畫樣祖型之原蹟，但應可相信其保有著畫樣祖型的原貌，仍是現存最能代表元代帝后形貌之作。



圖十三 唐卡 局部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

然這些推測仍有增補論述的空間。

關於院藏帝后半身像冊的性質與功能，目前學界雖有歧見，但大致多能支持將此類畫像視為御容畫樣。其中可能的功能，應是作為繪製、織造大型神御帝后像的參照。元代的帝后形象有畫像、織物等不同材質，尺幅有達九尺之高者。由於這類不同材質、尺幅的帝后形象，皆可能被泛稱為「御容」，要透過文獻記錄梳理相關資料仍有難度。但透過這些帝后形象的相關製作過程，不難推想在繪製、織造大型形象之前，必然會需要描繪形貌的畫像作為基準參照。元代尼泊爾人阿尼哥，據載曾「追寫世祖、順聖二御容，織幀奉安於仁王萬安之別殿。」此外，延祐七年（一三二〇）李肖岩曾「依世祖皇帝御容之制，畫仁宗皇帝及莊懿慈聖皇后御容。」顯然當時的帝后像繪製已有一定流程與作法可依循。至治三年（一三二三）十二月製作太皇太后、英宗皇帝御容之際，《元代畫塑記》中也有「令畫畢，復織之。」的文字記錄。現存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唐卡

上的贊助者元文宗（圖十三），雖是織造成品，也可見其與本院藏元文宗形貌仍十分相近。（註七）

然而，這些作為畫樣的帝后御容畫冊之所在收藏，目前尚未有明確記錄。惟，可見一些功臣畫像被裱裝成冊，並且收存秘書監的記錄。秘書監職能是掌歷代圖籍並陰陽禁書，本就有儲收圖像的功能，原南宋秘書省的帝后像即收儲其中，元初士人王惲等曾得機會觀覽並加以描述記錄。（註八）但是現有的秘書監記錄之中，尚未發現有對本朝帝后圖像畫樣的收儲活動。此外，翰林國史院則是明確存有元代帝后御容之機構。至元十五年（一二七八）十一月「命承旨和禮霍孫寫太祖御容。十六年（一二七九）二月，復命寫太上皇御容，與太宗舊御容，俱置翰林院，院官春秋致祭。」自此，元太祖、太宗、睿宗三朝御容收存於翰林院，並以春秋二祭。三朝御容的祭祀活動雖略有變化，但延續至元末。（註九）翰林院內是否仍收存其他帝后圖像，目前尚無資料可加以考察。不過，在明太祖、

太宗時期，陸續有觀覽宋、元帝王像的相關紀錄，也能說明這類元朝帝后像至明代仍有流傳，並可能儲放在古今通集庫內。（註十）清代南薰殿所存的帝后像，有一大部分就是繼承自明朝古今通集庫之舊藏。

對於後一個朝代而言，儲存前朝帝后畫像舉措中的政治意圖自不能忽略。只是，若放入歷史發展序列而看，元朝將宋帝后圖像納入典籍圖史的收儲動作，似乎仍由明清所繼承。而其中，這類半身帝后冊頁畫像既是

各朝帝王御容的定裝寫照，但隨政權轉移，原有功能遂被挪用修正，當然，這些挪用修正，自然是另外不同的故事。

本文撰寫過程得洪金富老師、洪麗珠學友批評指正，筆者由衷感謝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註釋

- 關於清宮南薰殿帝后圖像的研究，參見蔣復璁，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南薰殿圖像存佚考》，《故宮季刊》，第八卷第四期，一九七四，頁一一一八；賴毓芝，《文化遺產的再造：乾隆皇帝對於南薰殿圖像的整理》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第一六卷第四期，二〇〇九，頁七五—一〇。
- 對蒙元帝后像的研究成果豐碩，針對畫風技巧的討論，如Jing, Anning, "The Portraits of Kublai Khan and Chabi by Anige (1245-1306), a Nepali Artist at the Yuan Court," *Artibus Asiae* 54 1/2, 1994: p40-86. 熊文彬：〈元朝宮廷的「西天梵相」及其藝術作品（上）〉，《中國藏學》，二〇〇〇，頁一四—四八。後續有從帝后冊的考察，如余輝，〈元代宮廷繪畫史及佳作考辨（續一）〉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，二〇〇〇年第三期，頁一五一—三五；陳韻如，〈元太祖像等〉，收入石守謙、葛婉章主編，《大汗的世紀：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二〇〇一，頁一八八；尚剛，〈蒙、元御容〉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，二〇〇四年第三期，頁三一—五九；馬明達，〈元代帝后肖像畫研究〉，《暨南史學》，第四期，二〇〇五，頁一九七—二一五；王耀庭，〈蒙元王朝帝后圖像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二卷第十期，

- 二〇〇五，頁五八—七二。此外，由考察元史文獻而涉及帝后御容的研究成果，可參考洪金富，〈元《析津志·原廟·行香》篇疏證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七九卷第一期，二〇〇八，頁一—四〇。亦有從宗教儀禮制度切入，如許正弘，〈試論元代原廟的宗教體系與管理機關〉，《蒙藏季刊》第十九卷第三期，二〇〇一，頁五—一七。
- 關於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，可參考洪金富，〈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問題〉，《漢學研究》第三卷第一期，二〇〇五，頁四一—四九四。至於清代對蒙古語的新譯，見劉浦江，〈從《遼史·國語解》到《欽定遼史語解》——契丹語言資料的源流〉，《歐亞學刊》第四期，二〇〇四，頁一四一—一四四。
- 〈成吉思汗畫像跋〉，《文物》第十期，一九八一，頁一七—一八。尚剛，〈蒙、元御容〉，頁四四—四五。
- 《元史》后妃傳有順宗后記載，但后妃表中並無文字，順帝本紀也未發現相關描述。此外現存后冊有三幅無題籤，其身分仍待確認。
- 余輝，〈元代宮廷繪畫史及佳作考辨（續一）〉，頁二二。但是對此說法，尚剛以明朝對元的仇視態度，指出將本院像冊稱為明摹本說法難以成立。見尚剛，〈蒙、元御容〉，頁四八。
- 葛婉章以本院帝后像冊屬「小影」，見葛婉章，

- 〈輻射與迴向：蒙元時期的藏傳佛教藝術〉，收入石守謙、葛婉章主編，《大汗的世紀》，頁五四。尚剛據《元代畫塑記》指出「小影」即「小影神」，尺幅仍達兩百公分，本院藏畫冊尺幅並不大，尚剛推測其具有攜帶式禮拜用途。阿尼哥生平，參見程鉅夫，〈涼國敏慧公神道碑〉，《雪樓集》卷七，四庫全書本，頁一六。二文宗像繪品參見Warr, James ed., *When Silk Was Gold: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tiles*, New York: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, 1997, pp. 95-99.
- 延祐六年四月十六日大司農張彥清特奉聖旨：「在前劉太保為頭禪神皇帝舊行來的官人母的畫像，教李肖岩依着他各家的大神，對模傳寫了回，教小何裱成冊，我看過回，秘書監裡收者。」見高榮盛點校，《秘書監志》卷五，浙江古籍，一九九一。王惲，《秋澗集》卷九五，頁六；吳澄，《吳文正集》卷六一，頁五。
- 此為《元史》神御殿後所記錄之「三朝御容」。相關研究可參考洪金富，〈元《析津志·原廟·行香》篇疏證〉及許正弘，〈試論元代原廟的宗教體系與管理機關〉前引文。
- 袁忠徹，〈紀瀛國公事實〉，《符台外集》卷下。劉若愚，《酌中志·大內規制紀略》曰「古今通集庫，系印綬監所掌，古今君臣畫像、符券、典簿貯此。」感謝何淑宜學友賜知。

附表一 元帝半身像冊

| | 圖冊 | 左幅 | 右幅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第一開 |  | 元太祖皇帝 即青吉思汗。諱特穆津。 在位二十二年。父曰伊蘇 克伊是為烈祖皇帝。起宋 寧宗開禧二年丙寅。金章 宗泰和六年。終宋理宗寶 慶二年丁亥。金哀宗正大 四年。 | 畫像 面向其左前方 |
| 第二開 |  | 元太宗皇帝 諱謂格德依。太祖第三 子。在位十三年。起宋理 宗紹定二年己丑。終宋理 宗淳祐元年辛丑。金正大 六年。 | 畫像 面向其右前方 |
| 第三開 |  | 元世祖皇帝 即色辰。諱呼必賚。睿宗 第四子。在位三十八年。 起宋理宗景定元年庚申。 終于元貞三年乙酉。 | 畫像 面向其左前方 |
| 第四開 |  | 元成宗皇帝 即謂勒哲依圖。諱特穆 爾。世祖曾孫。在位十一 年。起元貞三年乙酉。終 大德十一年丁未。 | 畫像 面向其左前方 |

| | 圖冊 | 左幅 | 右幅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第五開 |  | 元武宗皇帝 即庫魯克。諱海桑。成宗 長子。在位六年。起大德 十一年丁未。終至大五年 壬子。即皇慶元年。 | 畫像 面向其左前方 |
| 第六開 |  | 元仁宗皇帝 諱阿裕爾巴里巴特喇。成 宗次子。在位九年。起至 大五年壬子。終延祐七年 庚申。即至治元年。 | 畫像 面向其左前方 |
| 第七開 |  | 元文宗皇帝 即濟雅圖。諱托克特穆 爾。武宗子。在位六年。 起至和元年戊辰。終至順 四年癸酉。 | 畫像 面向其左前方 |
| 第八開 |  | 元寧宗皇帝 諱伊埒哲伯。明宗次子。 在位一月。 | 畫像 面向其正前方 |

附表二 元帝后半身像冊

| | 圖冊 | 左幅 | 右幅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開 |  | 順宗皇帝后 塔濟 | 世祖皇帝后 徹伯爾 |
| 第二開 |  | 武宗皇帝后 似〈后妃太子像〉5 | 武宗皇帝后 珍格 |
| 第三開 |  | 仁宗皇帝后 似〈后妃太子像〉2 | 武宗皇帝后 濟雅圖皇帝母 似〈后妃太子像〉4 |
| 第四開 |  | 英宗皇帝后 似〈后妃太子像〉7 | 英宗皇帝后 似〈后妃太子像〉3 |

| | 圖冊 | 左幅 | 右幅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五開 |  | 寧宗皇后 額森圖嚕默色 | 明宗皇帝后 似〈后妃太子像〉6 |
| 第六開 |  | 無籤題 似〈后妃太子像〉8 | 后 納罕 面向左前方 似〈后妃太子像〉10 |
| 第七開 |  | 無籤題 似〈后妃太子像〉11 | 無籤題 似〈后妃太子像〉9 |
| 第八開 |  | 無籤題 | 無籤題 似〈后妃太子像〉1 |